

# 胡一飞因“感情纠纷”背了个大处分

9

青春小说

银河九天 著  
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某理工大学的在校男生胡一飞，本来是电脑小白，无意间淘到一块二手硬盘，这块硬盘是一位美国电脑天才无意间遗失的，被淘宝贩子贩到了国内，流到了胡一飞的手上，从此胡一飞走上了强大离奇、啼笑皆非的黑客之路。现实中被人冷落、嘲笑、忽视的他，在网上却敢和国际黑客组织叫板，并且出奇制胜。

## [上期回顾]

曾玄黎开着MiniCooper来学校找胡一飞算账，她站在楼下大喊胡一飞，拉风的样子引来无数人围观。大家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二号宿舍楼的围观事件，迅速传遍了理工大的每个角落，就连那扫地的阿姨，议论起这件事来也是兴致勃勃。事件传出N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肯定少不了豪车美女这两个元素。传到后来，那“威武能屈，富贵能淫，豪车能扔，责任能推”的胡一飞，俨然就成了理工大一群老光棍心中的偶像。

“胡一飞同学，你让我说什么好呢！”辅导员此时正看着这偶像级别的人物，“你到网上去看一看，说什么的都有，对我们学校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现在你的知名度，恐怕比咱们校长还要高嘞！”

胡一飞很是无奈，昨天他就知道这事闹大了，但没想到会闹得如此大，周一刚进教室，他就被辅导员请来喝茶。胡一飞现在是有口莫辩，这事根本就解释不清楚。说和曾玄黎没什么关系，一点都不熟，可人家为什么会偏偏到楼下指名道姓地骂你呢？说和她很熟吧，那也不行，你俩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追究起来的话，问题就更多了！

辅导员大学毕业就留了校，在理工大这种女生资源极其稀缺的地方混了几年，到现在快三十了，可还是一光棍。在找胡一飞过来之前，他已经断断续续从学生中打听到一些传闻，现在看胡一飞这副贱得二五八万的样子，心中真是妒火暗烧。这是个什么世道啊，女的都瞎了眼吗？人家都把你给抛弃了，你还死乞白赖地缠着不放，自己这么一个优秀好青年，怎么就没一个开Mini的美女看上呢？

急怒攻心之下，辅导员就岔了气，一大口水猛灌下去，非但心火没被浇灭，人倒被呛得剧烈咳嗽了起来，茶水喷了对面的胡一飞一身。

“辅导员，你消消气！”胡一飞过去在辅导员背后轻拍，笑着说，“你看，我的衣服又不会喝茶，你这上好的铁观音，都让它给糟蹋了！”

辅导员气刚顺过来一半，被胡一飞这话一激，顿时白眼一翻，再次岔了过去，这次憋得眼泪都出来了。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的辅导员，见状都笑了起来：“小朱啊，你的这个学生很有意思嘛！我看差不多就行了，你这都批了两个多小时了，多大个事啊，不就是谈个恋爱嘛，谁还能没有个年轻的时候呢。”

“对对，气大伤身，为我这点小事，不值得！”胡一飞顺着杆子往下爬，“辅导员，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回去我就写检查，5000字，一个字都不少！”

胡一飞看辅导员没说话，以为是默认了，感恩戴德一般：“辅导员，那你忙吧，我就先回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胡一飞的处理通知就下来了，贴在食堂门口的海报板上。

“昨日上午，我校计算机学院学生胡一飞，因个人感情纠纷问题，在二号宿舍楼前，制造了一起围观事件，影响极其恶劣。念该生悔过态度良好，经学院研究，给予该生全校通报、记大过、留校察看处分！望广大师生引以为鉴，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严肃校风校纪，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

胡一飞郁闷地回到宿舍，打开电脑，准备去搜索一下，看看网上都在怎么传自己，早上辅导员说得那叫一个邪乎，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坐在那里想了一想，胡一飞就输入了两个关键词：胡一飞，理工大二号宿舍楼。

一回车：“怀孕两月惨被胡一飞抛弃，我

就是理工大二号宿舍楼下的那名美女！”搜索出的第一条结果竟然是这么一个标题，吓得胡一飞的叉腰肌都差点闪掉。胡一飞点进去看了看，发现曾玄黎还真是能掰，故事写得生动鲜活、婉转动人：年轻帅气的胡一飞，在火车上邂逅了美丽的女主角，两人一见钟情，然后迅速结合，拥有了一段美丽而甜蜜的快乐时光。谁知好景不长，小三前来挖墙脚，胡一飞喜新厌旧，将怀孕两个月的女主角抛弃。文章声声控诉、字字带血，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等回到搜索结果往下翻，胡一飞就吐了血，他数了一下，至少有十六个自称是被胡一飞抛弃了的受害者在那里控诉，而且每个版本还都不一样。和理工大校内一样，网上也是众说纷纭，有谴责的，认为胡一飞搞大别人肚子却死不认账；认为是女方示爱被拒的，则为女方鸣不平，顺着酸酸地骂上胡一飞两句；有赞扬胡一飞的，认为女方是富婆，想要包养胡一飞，胡一飞誓死不从；有说女方是胡一飞包养的二奶，不甘被甩就跑来发飙；有说胡一飞是富二代，专门玩弄纯洁少女的感情。

胡一飞在搜索结果里翻了翻，意外发现“狼窝大本营”对这件事还有报道，于是就顺手点了进去，却发现这帖子是发在狼窝的反病毒板块里。

“小心！黑客利用理工大Mini门事件传播木马！”

“昨日，东阳理工大二号宿舍楼下发生一起围观事件，疑似某美女向男生表白被拒。一些地下黑客集团借机炒作此事，吸引网友们的关注。黑客对一些报道有此事件的网页进行挂马，并制作出大量带有相关主题的网页，利用搜索引擎优化技术，将这些挂马的网页显示在搜

索结果的前列，导致大量上网用户在不知不觉间感染木马病毒，严重威胁到用户的账户安全、虚拟财产安全。狼窝在此提醒广大网友：珍爱生命，远离Mini门事件！”

帖子的下面，附了十多个被挂掉了木马的网页地址。胡一飞一看，大吃一惊，在这些网址里面，赫然就有自己刚才点击的那个“怀孕两月被抛弃”的网页。胡一飞顿时一股怒火往上蹿，坐在那里气得身子都在发抖，牙齿更是咯咯作响。自己的事被人拿去恶意炒作，这种事情不管搁在谁身上，肯定接受不了。胡一飞气极，也想不起先去检查自己的电脑是否真的中了病毒，他直接拿出神器，按照帖子下面公布的网址挨个查了IP，然后就链接过去，全部关机！弄完了，胡一飞还是不要休，他返回搜索引擎，按照那些搜索出来的结果，发疯似的一个个关了下去。一路关下去，也不知道关了多少台机器，等回过头的時候，胡一飞发现那几个专门编排故事的服务器又开启了。胡一飞发了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来了个硬盘格式化。

胡一飞的疯狂关机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大的社区和新闻网站毕竟正规，自家的服务器莫名其妙地关机，不是断电，也不是高负荷宕机，那肯定是要检查一番的。一检查，发现硬件没有故障，没有感染病毒，防火墙没有报警，入侵检测系统没有发现异常，日志里更是没有任何显示，一切都正常！

狼窝向来是个消息灵通之地，有人就把这件怪事发在了论坛上，让大家来分析是怎么回事。一帮资深人士在狼窝上研究来讨论去，各种可能都想了，但很快就得到发帖人的答复，全部无效。

# 经历了一次工伤后孟非离开了印刷厂

7

名人传记

孟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 [上期回顾]

在印刷厂，孟非的文化水平算比较高的，他盘算着好好干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组长甚至车间主任这样的级别。

在印厂的日子虽然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那时我谈恋爱了，日子也算是有奔头，但一次工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 刻骨铭心的工伤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报纸已经印好了，下班前最后的工序就是擦洗印刷机。当时我正在用棉纱蘸着汽油擦滚筒，可能是太疲惫了，一不留神，我的左手没来得及抽出来就被棉纱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我大叫了一声，旁边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同事马上发现出事了，立即围拢过来。稍有经验的印刷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很多大的印刷厂里都有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老工人。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快被喊过来了。

经过简单勘察，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我的手从滚筒里退出来必须让滚筒倒转。偏偏那台机器从引进到我们厂之后，就从来没有倒转过。于是，我的手还夹在机器里，一帮技术骨干在机头那里开起了技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是——到底怎样脱开机头，把小孟的手弄出来。研讨会很快结束，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组长亲自操刀，终于脱开了机头，我的手顺利地从小孟手里抽出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手上还裹着棉纱，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好奇地掀开棉纱去看。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左手手指和无名指的手指已经翻开，皮开肉绽的，竟然没流血，白森森的，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边上立刻有同事扶着我从机器上下来，快步往车间外走。我恍恍惚惚的，捧着受伤的左手刚走出去几步远，被轧伤的手指指尖血“噗”的

一下喷了出来，就跟电视剧《天龙八部》里段誉那六脉神剑的特效差不多。看着血喷出去几米远，刚才挂在机器上没有感觉到的疼痛像压了很久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报复性地袭来。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指尖皮开肉绽的地方止不住地往外喷。天不绝我——我们厂唯一一辆卡车刚出去送报纸，因为驾驶员小李忘带驾照，回厂里拿，正好碰上我出工伤。厂长立即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纸先别送了，先送伤员！

我躺在卡车的后座上，同事举着我的胳膊，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们就用纱布紧紧地扎住我的手腕止血。事后听司机小李说，他当时是打着双跳灯，一路闯着红灯向最近的一家医院狂奔的。很快我被送到了南京城南的一家医院。

进急救室之后，医生开始清创，最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所谓清创，就是清理伤口，让大夫看清楚受伤程度。那时我两根手指的指甲盖已完全翻开了，伤口处血肉模糊。大夫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钳子夹着翻开的指甲，把我的两个指甲连皮带肉连根拔了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直接昏厥过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我记得大夫好像对我说了一句：“有点儿疼，忍着点儿。”我很想问：把你的指甲连根拔出来而且不打麻药只是“有点儿疼”？接下来，大夫扯了一大团医用棉花蘸满了酒精擦洗我的伤口。碰上酒精，我又差点儿昏死过去。等到一切结束，我从抢救台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托盘足足有一盘血！

厂里当时要通知家属，这是我们厂第一起工伤事故。陪我到医院的是我的组长，他问我：“你爸呢？”“出差去了。”他又问：“你妈呢？”“也出差了。”再问：“你有个哥吧？”“当

兵去了！”司机小李问：“你不是有对象吗？”我说：“对了，通知她吧！”

那会儿已经是夏天了，很热。当时她在鼓楼上班，据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就傻了。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厂里。为什么不是赶到医院呢？因为大夫包扎完伤口后就让我回家休养了。我的组长问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说：“回厂吧，我自行车还在厂里。”他们就真把我送回厂里了。

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当然我的姿势是一手扶车把，一手举着——如果不举着，血往下流的时候会疼。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没用。我跟我女朋友干脆上街看电影。

我在家养伤期间，同事们纷纷前来慰问，送的东西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水果罐头。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为了陪我解闷，教会了我打麻将——这是我工伤期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

## 离开印厂

我受了工伤之后，厂里开始进行安全生产大整顿，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厂领导似乎更加讨厌我了。厂长其实还好，讨厌我的主要是那个车间主任，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讨厌我，大概有点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厂领导总觉得我是厂里的害群之马，会煽动起其他工人对工厂管理制度的不满。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厌恶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起码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大约两个月后，我的伤养好了，回厂上班了。到了春节加班发加班工资的时候，我发现我被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了五十块钱。这让我

对他的不满彻底爆发了，那可是我一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啊！在春节加班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就跟同样对车间主任一肚子不满的小钱去找他算账。小钱当时是厂里的电工（现在在江苏电视台总编室工作），小钱的电工业务不怎么样，但跟我关系很好，偏偏车间主任也是电工出身，所以很看不起，也看不惯他。

当晚我和小钱酝酿了一下情绪，一起找车间主任发难，说了没几句就吵了起来，我抓起报纸就抽在了车间主任的脸上，正要打起来，就被人拉开了。闻讯而来的厂长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和小钱的鼻子大骂：“你们造反啊？我开除你们！”对于厂方的态度我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我大义凛然地指着厂长的鼻子说：“老子抽他的时候就没打算干了！不是你开除我，是老子不干了！”说完绝尘而去。

我和小钱头也不回地出了车间，回到宿舍，把自带的铺盖一卷往自行车后座一夹，在那个黑风高的夜晚，走出印刷厂，结束了一年多的印刷工生涯。

最后一点儿花絮是，报社领导得知了一个印刷工、一个电工大闹节日加班的消息，相当震怒。社长决定亲自找我谈话。对于一个印刷工而言，受到社长的亲自召见本来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可我又和社长大吵了一架，列举了车间主任如何迫害我这样的进步青年工人的罪行，最后不欢而散。

其实，那时我如果服个软，回厂还是有可能的。社长找我谈话就是一个姿态了，无奈年轻气盛的我去意已决。之后我去了电视台干临时工，听说多年之后，新来的厂长还经常对厂里的工人说：“好好干，什么地方都能出人才，孟非就是从我们厂出去的！”